

## 唐代長安北通豐州天德軍驛道考

嚴耕望

唐初威服大漠南北，置安北、單于兩都護府於黃河（古黃河）之北，分統諸部；而於河南河套北境，西置豐州，（約北緯41度，東經107.5度稍東，今黃河北，黃河故道南。）東置勝州，（約東經111度稍西，今黃河北薩拉齊之東，黃河故道民生渠南。）內以鞏固國疆，外以支援兩府。武后時代，突厥驟強，中國僅能恃豐勝兩州，阻河城守。中宗景龍二年（708），朔方大總管張仁愿因突厥有事西土，渡河築定遠城（約今寧夏省平羅縣地）及中東西三受降城，（中城約在東經109.3度黃河北岸，西城約在東經107.5度北緯41度稍北，東城在勝州東北八里黃河故道北岸。）拓地三百里。後復置振武軍於金河縣。（今歸綏東南、和林格爾北，黑河之南。）迄玄宗盛世，北疆防禦，以靈州靈武郡（今寧夏靈武縣西南十里）與夏州朔方郡（今陝西橫山縣西百里長城外白城子）為根本基地，而置經略軍於榆多勒城（約東經108度稍東，北緯39度稍北，今鄂托克旗廟），統大軍以支援豐勝二州及河外諸城，形成一傘狀防禦系統。天寶末年，又於中西二城間黃河（今五加河）之北築天德軍城，（約在今烏蘭鄂博。）周迴十二里。李吉甫疏稱：「其城居大同川中（蓋今流圖河），當北戎大路，（通磧口可敦城，城約今烏拉特中旗。）南接牟朝〔那〕山（今烏拉山）鉗耳。……安思順、郭子儀本築此城，擬為朔方根本，其意以中城東城連振武為左翼，以西城豐州連定遠為右臂，南制黨項，北制匈奴（突厥），左右鈎帶，居中處要。」云云。（元和志四天德軍目。）誠亦當時最前線之形勢也。

河外諸城內通長安之道有三：其一，循河而上，由豐州南至靈州，內達長安。<sup>1</sup> 其

<sup>1</sup> 此道行程，詳拙作唐代長安靈州道及靈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五卷第一期。

二，循河而下，由勝州南經麟、銀、綏、延（今延安縣東）至長安。<sup>2</sup>其三，則由天德軍直南取經略軍及夏州，亦至延州，南達長安。天德、夏州入長安道一千八百里，居中，最捷。「從天德取夏州，乘傳奏事，四日餘，便至京師。」（元和志四新宥州目。）故最爲主道。然驛程所經，前史不詳，今爲考論如次：<sup>3</sup>

由長安向北微東約三百五十里至坊州（舊中部縣南，今改黃陵），又北約一百五十里至鄜州（今鄜縣），又北一百五十里至延州（今延安縣東延水之東岸），又北微西四百里至夏州（今橫山縣西長城外白城子），去長安一千零五十里。

夏州在今橫山縣西約百里，詳後文。觀地圖形勢，夏州南至長安不外東南取延州路，或西南取慶州路兩途。然唐宋志書皆不記慶州、夏州間里程，而皆有東南至延州里程。按延州之南，以次爲鄜州，坊州，茲就諸書所記夏延間里距及延州以南各州間里距以及各州至長安之里程，列表如次：

	通典	元和志	寰宇記	舊唐志	諸書略合之大數
夏州至長安	1100	1050	1055	1110	1050 <sup>4</sup>
夏州至延州	380 380	400 400	360 383		400
延州至長安	670	674	900 [600]	631	650 上下
延州至鄜州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鄜州至長安	440	477	500	500	500
鄜州至坊州	140 140	150 125	145 145		150
坊州至長安	310 313	350 350	360 350 340 ( <u>慶州目</u> )	347	350

<sup>2</sup> 此道行程，詳拙作唐代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考，刊新亞學報第十卷第一期下冊。

<sup>3</sup> 此序文中各地名後括弧中所附注之今地，除見下文考證及注1、注2所引兩文外，又參看拙作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慶祝錢賓四師八十歲論文集）。

<sup>4</sup> 此處大數本當有1100及1050兩數。考沈亞之夏平（全唐文七三七）云：「夏之爲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故取1050一數。且通典作1100里，然同書夏延間380里，延州至長安670里，其和亦爲1050里。故1100不足據。

據此，則夏延鄜坊至長安一線，其各州至長安之里數，略等於此州與其南方鄰州之里距加鄰州至長安之里距。故知夏州至長安通常取道延鄜坊一線也。

夏州又北微西，中經榆多勒城（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鄂托克廟地區）至豐州（約在東經107.5度稍東，北緯41度地區，今黃河北狼山晏江兩縣間）七百五十里。又西北八十里至黃河（今河北黃河故道）北岸西受降城（今蠻會或稍東北地區）。志云豐州南至長安一千八百里，西城南至長安一千八百八十里，皆取此道也。又豐州東北渡河（黃河故道，今五加河）至天德軍（約今烏蘭鄂博地區）一百六十里，志云天德取夏州路至長安一千八百里，不經豐州也。

元和志四，豐州南至上都一千八百里；寰宇記三九，同。而通典一七三，作二千二百六十里，舊志蓋相同。<sup>5</sup>是有兩說也。按元和志及寰宇記，豐夏間七百五十里，夏州至長安一千零五十里；則此兩書所記豐州至長安，明取道夏州南下延鄜無疑。而通典記豐夏間相距八百九十里或九百里，夏州至長安一千一百里，其和亦僅二千里，似豐州到長安不取道夏州也。檢豐州西南至靈州九百里，實九百數十里，靈州至長安一千二百五十里，則通典及舊志豐州至長安二千二百六十里者，蓋取道靈州南下慶寧也。

夏豐間道經榆多勒城，詳後文考證。

元和志四，豐州「西北至河西城八十里」。西受降城「東南渡河至豐州八十里。」「城南至上都一千八百八十里。」又云天德軍「西南取（衍文）渡河至豐州一百六十里」，「西取寧遠鎮，故落鹽池，經夏州至上都一千八百里。」按豐州經夏州至上都一千八百里，則西受降城至上都一千八百八十里者，必經豐州；天德軍至上都一千八百里者，不經豐州也。同卷又云，豐州「今置都防禦使，管天德軍、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其都防禦使及天德軍理在西城，今移理舊天德軍。」則豐州為一軍事要衝，而以西城及天德軍為西北、東北河外兩屏障也。其今地皆詳拙作長安通靈州道及靈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五卷第一期）及本文後節。

其較詳行程，蓋自長安北渡渭水七十里至涇陽縣（今縣），置迎冬驛。又東北四十里至

<sup>5</sup> 舊志作二千二百六里，蓋脫「十」字，故實與通典同。

三原縣（今縣東北三十里），置三原驛。又北五十里至華原縣（今耀縣），武周曾置宜州，唐末置耀州。城內有泥陽驛。華原東南至富平縣驛五十里，富平東至同州一百八十里，南至渭南縣驛七十里。華原西北至寧谷鎮及寧谷驛八十里，由鎮又西二百里至邠州。此邠州東通同州及渭南道也。華原又北五十里至同官縣（今銅川縣東北），置同官鎮，東南七里有銅官故城、苻秦置護軍處。縣北歷峽蓋四十里至宜君縣（今縣西南），苻秦置宜君護軍。縣北四里鳳凰谷，置玉華宮，廢爲寺，玄奘譯經處。縣又有仁智宮，李建成由京師經三原縣北五十五里之毛鴉賓堡至此宮，蓋另一捷道歟？宜君又北百里至坊州治所中部縣（舊中部縣南，近改黃陵），以唐先世馬坊受名。州西七里有古杏城鎮，爲自昔軍事要衝。

坊州西南至長安三百五十里。按寰宇記三一，耀州南至永豐軍（即長安）一百六十里，北至坊州一百八十里，其和三百四十里，約當坊州至長安里程。耀州即唐華原縣，則坊州南至長安，取道華原也。柳宗元館驛使壁記（全唐文五八〇），「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即此道矣。長安志一九，華原縣：「泥陽驛在子城內，西〔南或東南之譌〕至富平縣驛五十里，西北至寧谷鎮驛八十里。」又云：「寧谷驛在縣西北八十里。寧谷鎮，西北至邠州二百里。」又同書一七渭南縣「渭南驛在縣廓內，……北至耀州富平縣驛七十里。」則華原置驛，不但北通坊州，且爲東西驛道及渭南驛道之衝也。華原縣本古泥陽縣，開皇六年更名，見元和志二（有脫文）及寰宇記三一，故驛有泥陽之名。武后改名永安，且置宜州，後廢州，縣復曰華原。唐末李茂貞置耀州。亦見志、記。大道既經華原，按今道自長安經涇陽、三原至耀縣。檢元和志京兆府卷華原西南至長安一百六十里，三原西南至長安一百十里，涇陽南至長安七十里。寰宇記耀州卷，三原北至華原五十里，則華原南行經三原至長安也。三原西行經涇陽至長安，及涇陽、三原驛名皆詳長安太原道考（新亞學報十卷一期）。元和志二，同官縣西南至長安二百十里；寰宇記三一，同官縣在華原東北五十里。而華原至長安一百六十里，則同官西南至長安二百十里者，中經華原也。縣因銅官川受名，苻秦置銅官護軍，後魏太武改置爲縣，北周除金作「同」，見元和志、寰宇記。內侍王文幹墓誌（金石萃編一一三），「拜同官鎮監軍。地居畿甸，鎮壓要衝，路接塞垣」云云。正以當此大道也。時在文宗朝。

紀要五四同官縣有神水峽，在「縣東北六十里，石崖峻削，道從石峽中行，至爲險阻，舊設金鎖關巡司。宋建炎三年，金人循渭東遷，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王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扼其歸路，金人遣去。……康定即鄜州。」疑即唐前古道也。今圖有金鎖關在宜川縣北。

宜君縣，元和志三，縣東北至坊州一百里，苻秦置宜君護軍，後魏太武改爲宜君縣。玉華宮在縣北四里，貞觀二十年奉勅營造。永徽二年廢宮爲寺，勅玄奘譯經于此。寰宇記三五，較詳。新志，宮在縣北四里鳳凰谷。坊州至長安三百五十里，今宜君東北至坊州一百里，同官西南至長安二百十里，則宜君同官間蓋四十里也。

通鑑一九〇，武德七年五月「丙戌，作仁智宮於宜君」。同書一九一，同年「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宮避暑，……命建成居守。……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上怒，托他事，手詔建成，令詣行在。……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胡注引宋白，故城在三原縣北一十五里。檢元和志一，毛鴻賓故城在三原縣北五十五里。寰宇記三一，同。胡注作一十五里，誤。按新志，宜君有仁智宮，武德七年置，則長安至宜君又可經三原北五十五里之毛鴻賓堡，堡北至宜君仁智宮六十里，度地量勢，此蓋三原、華原、同官、宜君大道西側之另一捷道歟？

坊州，元和志三，「劉石苻姚於今州理西七里置杏城鎮，常以兵守之。後魏孝文帝改鎮爲東秦州，孝明帝改爲北華州，廢帝改爲鄜州。元皇帝（唐高祖之父）以周武帝時天和七年放牧於今州界，置馬坊，結構之處尙存，武德二年高祖駕幸於此，……因置坊州，取馬坊爲名。」寰宇記三五，略同。舊一六二李儵傳：「（官）至坊州、絳州刺史，……常飾廚傳，以奉往來中使及禁軍中尉賓客以求善譽。」正以坊、絳兩州皆當交通要道也。

坊州東北九十里至三川縣，在長城原之北，當華池、黑原、洛三水之會（約今交河口或稍北），故名。又東北略循洛水六十里至鄜州治所洛交縣（今鄜縣），地在洛水之北一里，當洛水之交，故名。

元和志三鄜州，「三川縣東北至州六十里。本……古三水郡，以華池水、黑原水及洛水三川同會，因名。苻堅時於長城原置長城縣，屬長城郡，後魏廢帝改爲三

川。】寰宇記三五，同；惟云長城原在縣南。檢國防研究院地圖，當在交河口或稍北地區。考魏書一序紀，昭帝紀云：「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杏城在坊州，長城原在三川縣南，是三川爲大道所經之明證。鄜坊間一百五十里，縣東北至鄜州六十里，則縣西南至坊州當爲九十里，與此八十里之數亦極合。

元和志，鄜州治所洛交縣，「洛水在縣南一里。」「洛水之交，故曰洛交。」寰宇記三五，略同。

縣西或南三十六里有夏太后城，赫連勃勃入長安時所築也。

元和志：「僞夏太后城在縣西三十六里。赫連勃勃聞劉裕滅姚泓，令其子義真等守長安，大悅，自將兵入長安，留太后於此，築城以居。」寰宇記，同。惟作「縣南三十六里」，未知孰是。

鄜州當長安北通朔塞之驛道，爲軍事之重鎮，自唐初貞觀間即置鄜州都督府、大都督府，管鄜坊丹延四州，安史亂後，置鄜坊丹延節度使，皆治此，所以捍衛長安，爲東北之屏障。封敖云，「扼朔塞之咽喉，爲鎬京之管鑰。」而朔塞物資亦即由此大道經鄜州南輸京師，故白居易云：「鄜州驛路好馬來，長安藥肆黃耆賤。」也。

鄜州都督府及鄜坊節度使，皆詳拙作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唐史研究叢稿第四篇）。

封敖語，見其授劉礎鄜坊節度使制（全唐文七二八）。

白居易語，見其新樂府城鹽州（全唐詩七函一冊居易集三）。蓋謂鹽州築城，則吐蕃不得北侵鹽夏以東，故朔方之良馬藥材皆得由鄜州輸入長安也。

又唐左屯衛將軍盧玢墓誌（芒洛冢墓遺文四編五）云：「出爲鄜州刺史。鄜時舊郊，回中故郡，北通河塞，戎馬歲殷，南接都畿，征稅日給，俗有贏鋤之弊，人多挽粟之勤。」是亦謂地當南北交通要道，軍事繁忙。

鄜州又北循洛水約三十五里至漢雕陰故城，城東有秦長城遺跡。雕陰又北四十里至甘泉縣（今縣），西臨洛水，故伏陸城也。

元和志三，鄜州，「甘泉縣南至州七十五里，武德元年分洛交縣於伏陸城置縣，取城爲名。天寶元年改爲甘泉縣。本漢雕陰縣城，今在縣南四十里。」又鄜州條，「按漢雕陰在今洛交縣北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寰宇記三六，亦云故雕陰

縣在甘泉縣南四十里。是雕陰故城約當洛交、甘泉之中間。

甘泉在洛水之東，見寰宇記。

元和志三，鄜州洛交縣，「秦長城在縣東北三十里。」是當在雕陰故城之東。而寰宇記三五，云秦長城在洛交東南四十里。今從志。

甘泉又北四十五里至野猪嶺（今野猪峽），極險隘。又北微東三十里至延州治所廣施縣，在延水之東。（今延安縣在水西，與古城相對。）州有東西二城，中隔深澗。

元和志、新唐志，甘泉屬鄜州；而寰宇記三六，甘泉屬延州，北至延州七十一里。按鄜延間相距一百五十里，此「七十一」當為「七十五」之譌。一統志延安府卷古蹟目：「元統志，州城舊在延水東，宋慶曆五年，改卜水西，即今路城，與故城相值，人呼故城為東州。明統志，延安故城在府城東五里。」按舊五代史一二五高允權傳，記晉開運末年事云，「延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皆可守禦。此當唐之舊制也。

野猪嶺，舊五六梁師都傳，「師都……來寇延安，營於野猪嶺。」又按師都據夏州，是夏延為一道，野猪嶺當此大道，當在延州之北。而紀要五七，甘泉縣，「野猪峽在縣北四十五里，山隘險窄，為戍守重地。志云，甘泉當鄜延二州之中，為咽喉之所，而野猪峽尤當其要。」下引唐武德二年梁師都此事。按今野猪峽在延州之南三十里，頗疑唐末北宋時代由邊疆內縮而南移者，非唐初故地也。然下文所考，夏州南行另有經保安沿洛水至甘泉一道，為赫連勃勃所開，則梁師都亦可能取此道先至延州之南也。然則今野猪峽即唐野猪嶺固有可能，姑從之。

延州西北四十八里至金明縣，在金明川東，（今安塞縣北），又北一百二十八里至延昌縣，開皇初曾置朔方鎮，武德初曾置北平州，貞觀九年置罷交鎮，明年置罷交縣，天寶元年更名。

延夏大道必經蘆子關，關在延昌縣北不遠，則大道必經金明、延昌二縣無疑。下文引通鑑二七八長興四年紀，尤為金明當大道之明證。元和志三，延州金明縣「東南至州四十八里。」寰宇記三六，作州北五十里。一統志延安府卷，安塞縣在府北少西四十里。金明故城在安塞縣北。蓋縣北不到十里也。

元和志三，延州，「延昌縣南至州一百七十六里，……開皇三年於此置朔方鎮。十年，以北有朔方鎮，遂廢。貞觀九年置罷交鎮，十年又置罷交縣，屬延州，取

城罷交谷爲名。天寶元年改爲延昌縣。」舊志，延昌縣，「武德二年置北平州，貞觀三年廢。」新志，同。

又西北二十里至塞門鎮，本在夏州南朔縣境，開元二年移此。又北十八里至蘆子關，當延水源頭。（約東經 109 度、北緯 37.3 度地區。）兩崖峙立，形若葫蘆，故名。爲北塞東西南北交通要隘，故杜翁有塞蘆子詩。

元和志三，延昌縣有「塞門鎮在縣西北二十里。鎮本在夏州南朔縣界，開元二年移就蘆子關南金鎮所安置。」按「金」疑「今」之譌。志又云：「蘆子關屬夏州，北去鎮一十八里。」按此謂關在塞門鎮北十八里也。杜翁塞蘆子（詳注四）云：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

即此關也。則爲唐代前期重要關防，而六典所記二十六關，無此名何耶？又通鑑二七八後唐長興四年紀云：

「二月……定難（夏州）節度使李仁福卒。……軍中立其子彝超爲留後。……三月……（朝廷）以彝超爲彰武（延州）留後，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爲定難留後，仍命（銜略）藥彥稠將兵五萬……送從進赴鎮。……李彝超不奉詔，遣其兄阿囉王守青嶺門，集境內黨項諸胡以自救。藥彥稠等進屯蘆關，彝超遣党項抄糧運及工具，官軍自蘆關退保金明。」

亦即此蘆子關也。胡注：「趙珣聚米圖經曰，『蘆關在延州塞門寨北十五里。……自蘆關南入塞門，即金明路。』陳執中曰：『塞門至金明二百里。』」又紀要五七安塞縣蘆關條引蔡夢弼曰：「去延州百八十里，有土門山，兩崖峙立如門，形若葫蘆，故謂之蘆子。」一統志延安府卷關隘目引蔡說，以爲注杜詩者。又引明統志，「在安塞縣北一百七十里，有東西二城遺址。」檢紀要五七廣施縣延水條云：「在府城東門外，源出安塞縣西北蘆關嶺東南，流經此，又流經延長縣入黃河。」延水所出蘆關嶺蓋即故關所在也。檢國防研究院地圖，當在東經 109 度、北緯 37.3 度地區。按杜詩五城係指靈州朔方軍所領河外五城而言。朱鶴齡之說最確，他說皆非。靈州朔方爲復興根本，時史高二寇，謀攻太原，太原下，則西渡河即可出蘆子關至夏鹽，指靈武。杜翁有遠慮，故欲得萬人塞蘆子



也。與通鑑長興四年事，俱見此關之形勢。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延州「置鄜延丹坊保安軍路馬步軍都部署……以州爲治所，控綏銀夏蘆子關一帶。」是北宋猶爲邊防重地也。

出關經屏風谷、石堡城，凡六十六里或四十六里至寧朔縣。又北十里出秦長城，蓋烏延口也。關北又有木瓜嶺，青嶺門，當要衝，疑當在長城南北大道上歟？烏延口又北蓋經烏延城，凡一百一十里至夏州。自塞門至烏延，道行山谷，最爲險狹，烏延以北，則稍平坦。

元和志四，夏州，寧朔縣西北至州一百二十里。就方位言，寧朔當在道上。前引元和志，塞門鎮本在寧朔境，南移於關南，亦可爲縣當古道之一輔證。唐宋志書，記延夏相距四百里，或三百八十里。前考蘆子關南至延州二百一十四里，則北至夏州當爲一百八十六里或一百六十六里。故可推知寧朔縣南至關之里程。道經寧朔，元和志云，「秦長城在縣北十里。」是此道當由寧朔出長城也。考宋史八七地理志，延安府塞門砦「南至安塞堡四十里，北至烏延口九十里。」烏延口在塞門砦北九十里，則當在蘆子關北約七十里，地望與寧朔縣北十里之長城略相當，殆即縣北之長城口歟？下文考夏州向南至保安軍道，中經夏州西南八十里之烏延城，度里程與形勢，正在此口外若干里，蓋李祐於烏延口外築城護塞，故名烏延也。

武德初梁師都據夏州，屢引突厥入寇延州，皆爲延州總管段德操所敗。通鑑一八八，武德三年八月「癸卯，梁師都石堡城留守張舉帥千餘人來降。」同書一九〇，武德五年正月「庚辰，延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擊梁師都石堡城，師都自將救之，德操與戰，大破之，……乘勝進兵夏州，克其東城。」則唐代初年，有石堡城爲夏州南境之重地，毗鄰延州，當在蘆子關之北。考宋會要方域一九（頁四七），元豐五年六月，鄜延經略使沈括奏云：「乞將塞門秦以北石堡北水（略）一帶，爲中路，隸宥州。」塞門北二十里即蘆子關，亦可與前條相映證。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延州目云：

「鹽夏路自（延）州北過塞門砦，度蘆子關，由屏風谷，入夏州界石堡、烏延、馬嶺入平夏，至鹽州約六百里。其路自塞門至石堡、烏延，並山谷中行，最爲險狹，烏延至鹽州，地平。國初，塞門至烏延蕃部內附，石堡城置兵戍

守。至道中，五路出師，范廷召從此路進軍，凡二十日至烏白池，會師。（宋史二八九范廷召傳，云自延州出師至白池。）今廢。蘆子關、石堡、安遠、塞門四城北路山谷險峻，比諸路最甚。」

此條述延州北出經塞門、蘆子關、屏風谷，入夏州石堡、烏延一道最詳，兼知石堡在蘆子之北，烏延之南，烏延口南十里即寧朔縣，石堡當又在寧朔之南也，故梁師都重其地。紀要六一榆林鎮石堡城條，「在廢夏州東南」，下引梁師都事爲證。又云：「宋時夏人復置戍於此，元豐四年種諤克米脂，進攻銀夏二州，破石堡城，遂至夏州是也。」青嶺門，見前引通鑑二七八長興四年紀。唐軍北伐夏州，由延州進屯蘆子關，李彝超使其兄守青嶺門，則亦當在關北大道上。胡注：「青嶺門蓋漢上郡橋山之長城門也，東北過奢延澤至夏州。」似未可據。

木瓜嶺 舊敬宗紀，長慶四年三月，「甲戌，夏州節度使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五城，以備寇。（以上會要八六城郭目，同。）又以黨項爲盜，於蘆子關北木瓜嶺築壘以扼其衝。」烏延城當此道，見上文；宥州即長澤縣，當栲栳城通夏州道，詳下文；餘三城無考。木瓜嶺在關北，當黨項寇衝，當亦當此道也。

夏州治朔方縣，曾置天柱軍。

天柱軍在朔方縣，以天寶十四載置，寶應元年廢，見新書地志。新書兵志，關內道統軍亦有天柱之名。

其城爲赫連夏之統萬故都，南臨無定河，即古奢延水、朔方水（今圖無定河正源紅柳河），北有烏水即古黑水（今圖那泥河），蒸土所築，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其九堞樓尤峻險，非人力可攻。宋淳化五年詔墮其城，然迄今鐘樓猶聳高十丈，城垣三層，基地猶存，俗名白城子。

水經注三河水注云：

「奢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又謂之朔方水，東北流逕其縣故城南……赫連龍昇七年（西元 413）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工，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則今夏州治也。」

元和志四，夏州目云：

「晉末，赫連勃勃於今州理僭稱大夏，……於朔水之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即今州理是也。名曰統萬城。至子昌，爲魏太武所滅，置統萬鎮。孝文太和十一年改置夏州。……其城土色白而牢固，有九堞樓，峻險，非力可攻。」

「無定河一名朔水，一名奢延水，源出縣（州治朔方縣）南百步，赫連勃勃於此水之北，黑水之南改築大城，名統萬城。按今州南無奢延水，唯無定河，即奢延水也。」

「烏水出縣（朔方縣）黑澗，東注奢延水，本名黑水，避周太祖諱改名烏水。」據此兩書所記，此城之方位、形勢與牢固可見。晉書一三〇勃勃載記，云發嶺北夷夏十萬人，「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其酷如此，宜其堅牢也。故通鑑二七八後唐長興四年紀，稱此城「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胡注引宋白曰：「其城土白而堅，南有亢敵峻險，非人力所攻。」蓋抄元和志而有譌字耳。至於此城今地。張穆蒙古游牧記卷六述道光間一段考古記事，並追述宋世墮壞此城經過云：

「宋李燾長編，太宗時，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欲墮其城，遷民於銀綏間，……李繼隆聞朝議欲墮夏州，遣其弟……與監軍……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以南界山中增置堡戍以遏其衝，且爲內屬番部之蔽，而斷賊糧道。不報。淳化五年，詔墮夏州城。……道光二十五年榆林府知府徐松檄懷遠縣（今橫山縣）知縣何炳勳確查夏統萬城故址。丙勳於是携南鍼紙筆，隨步定向，從縣城外之圍水西渡出邊牆，又西渡磨姑河，又西渡黑水河，又西渡無定河，地勢邈而高，曼陀二里許，至舊相傳之白土城，細加相度，在懷遠城正西九十七里，黑水河在無定河東，距縣城五十里，與所謂城在黑水之南者不合。惟去白土城北五十里有淖泥河，東入無定河之下流，疑淖泥河爲古黑水。其地有土城，周圍三重，俱用土築。渡無定河西行二里許，進頭道城，又西半里許，進二道城，又西數十武進三道城。頭二道城內但餘瓦礫。三道城內南面，西隅鐘樓，東隅鼓樓。鼓樓僅存基址，堅築白土墩，高五六丈，無級可乘。鐘樓尙堪登眺，高約十餘丈，白土築成，雞籠頂式大廈一間，半已圯，其半懸鐘屋頂，形迹宛然。周圍飛欄八層，插椽孔穴，歷歷可數。尙有三四孔餘松椽半厥，問椽之長出者，悉爲韃韃

猥升，拔而薪之矣。南面列土墩七，堅硬如石，似係台樓之基；北頭有白土坡，似係宮殿之基。北城東西兩角，亦有土墩，當即俗所謂轉角樓者。內城東西不及一里，南北約一里有餘。……城南無定河自西南來，斜終城南，轉抱東城，向東北流。丙勳徧訊土人，僉稱此城之外，懷遠草地，別無故城基址。查縣西八十里無定河之北黑水之南亦並無堪建都會地勢，疑此即所謂故統萬城也。」按何丙勳此段調查報告甚扼要明白，判斷亦正確。（據通鑑一二〇元嘉三年紀，統萬城正在黑水之南三十里以上，非北濱黑水也，詳後烏水條。）則統萬故城即清末之白土城，在今橫山縣西近百里處。檢國防研究院地圖之綏遠人文圖與陝西人文圖，橫山縣西邊牆外有白城子，在無定河上源紅柳河北岸，城北數十里有那泥河東南流入無定河，即何丙勳報告之淖泥河也。據此圖，白城子在陝西綏遠接壤處，北緯38度、東經108.8度地區。殆即何丙勳所勘之白土城，赫連夏之統萬故城也。

又舊五六梁師都傳，據夏州稱帝，武德中，延州總管段德操，「進擊師都，拔其東城，師都退據西城，求救於突厥。」通鑑一九〇武德五年，所記略同。是唐初夏州有東西兩城。然同傳下文云，貞觀二年，太宗遣柴紹等擊師都。「又遣劉旻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突厥來援，「紹逆擊破之，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為其下所殺。則西城為主城，即上文所考統萬城也，東城蓋大城東之另一城耳，非夏州城有東西二城也。

又自甘泉西北循洛水而上，至金城鎮、金城縣，天寶元年更名敷政縣。（今安塞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延安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城臨洛水。又西北經栲栳城（今保安縣）東七里，北達夏州。此道為赫連勃勃所開，俗稱聖人道，蓋捷道也。亦為把截番寇要道，故栲栳城曾駐禁軍，置神策軍、永康鎮，宋初升為保安軍，曾置榷場，與西夏市易。

寰宇記三七保安軍：「本延州之古栲栳城，唐咸亨年中，曾駐泊禁軍於此。貞元十四年，建為神策軍，尋改為永康鎮，屬延州，拒截蕃賊。至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升為保安軍。」「聖人道在軍城東七里<sup>6</sup>，從蕃部末移家族來，經軍界一百五里入敷政縣界。即赫連勃勃起自夏台入長安時，平山谷，開此道，土人呼為聖人

<sup>6</sup> 一本作七十里。按元大一統志卷五四二延安路古蹟目有此條，亦作七里。作七十者誤。

道。」按保安軍，在今保安縣治。元和志三，延州，敷政縣「東北至州一百五十里，……後魏太和初，置因城縣，隋開皇六年於其中置金城鎮，武德二年移縣就鎮，因改爲金城縣，天寶元年改敷政。」寰宇記三六，云在州西一百二十里。未知孰是。又云：「洛河在縣西七十里穿蕃部來至城下。」是城臨洛水也。然則此道蓋自栲栳城略沿洛水而下，經敷政，至甘泉、鄜州也。

續通鑑長編六八，祥符元年四月甲寅，「增給保安軍公用錢。是軍最極邊，以趙德明納款，置榷場，使人繼至，而所費不充故也。」宋史一一仁宗紀，慶歷四年十二月乙未，「封曩霄爲夏國主。……辛亥，置保安、鎮戎軍榷場。」同書四八五夏國傳，書慶歷四年事云：「置榷場于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按高平砦即在鎮戎軍也。則保安爲一重要國際貿易中心，取蘆關道而代之矣。

栲栳城北八十里長城嶺當在此道上。又北不遠至百井戍（今靖邊縣南）。又北八十里至長澤縣（今靖邊縣西北不遠），元和十五年復置宥州於此。又東北四十里至市澤，蓋唐末所置烏延城也。內依橫山，形勢險固，外瞰平夏，最當要衝，蘆關道出烏延口，蓋亦總會於此。又東北八十里乃至夏州。

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保安軍條云：

「保安軍……北至長城八十里，十里即蕃族界，入宥州、夏州路。」

按唐代宥州前後有三地。原在鹽州東北一百四十里，後廢，元和九年置新宥州於經略軍即榆多勒城，並詳後文新宥州條。而寰宇記三九宥州目述元和九年事後續云：「（元和）十五年，移治長澤縣，爲吐蕃所破。長慶四年夏州節度使李祐復置。」下文長澤縣條亦云：「元和十五年夏州節度使秦□<sup>7</sup>請立宥州於此邑。」舊紀長慶四年，亦記夏州節度使築宥州城。是榆多勒城之新宥州僅置數年即移置長澤縣。按元和志四夏州，長澤縣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故寰宇記謂宥州東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也。據總要此條，保安軍北出長城經宥州至夏州，即唐世由栲栳城出長城經長澤縣至夏州也。此殆即聖人道，至少不相遠。武經總要同條又記由軍北過長城嶺北至秦王井驛入平夏，凡九驛至靈州懷遠鎮七百里，詳後引。則長

<sup>7</sup> 據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卷一引舊紀，此時夏州節度使非李聽即李祐，此「秦」字當爲「李」之形譌。

城嶺蓋為保安北出之總口，東北至宥夏，西行至靈鹽也。

元和志四，夏州長澤縣「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百井戍在縣南八十里，勃勃與禿髮傳檀戰處。」寰宇記三九，同。一統志延安府卷關隘目，百井戍在靖邊縣南。疑亦當此道也。

又寰宇記三九，宥州「東北至市澤四十里為界，以〔又？〕東北（至）夏州八十里。」按此宥州治長澤縣，縣東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知此市澤亦當道。復考宋會要方域一九（頁四七）云：

「元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鄜延路經略使沈括……言：……今按視塞北古烏延城正據山界北垠，舊依山作壘，可屯士馬，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當要衝。土地膏腴，依山為城，形勢險固。」

則此古烏延城之地望正與寰宇記之市澤相當。考舊唐書紀，長慶四年三月，「夏州節度使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五城，以備蕃寇。」會要八六城郭目，同。新書兵志，關內道朔方節度使所統有烏延城。當即李祐所築者，亦即沈括所稱古烏延城也。前考寧朔北長城口即烏延口，北至夏州一百一十里，則在此烏延城東南不甚遠，故疑城即在口外，由蘆子關出烏延口至夏州一道亦經烏延城也。據沈括奏事，此城形勢衝要。所謂「據山界北垠」者，謂橫山也。此帶山脈稱為橫山，見宋史三三五種諤傳。

又由長安，北經邠州（今邠縣），寧州（今寧縣），至慶州（今慶陽縣）五百七十里。其詳程見長安通靈州驛道考。慶州向北微東五百九十里至夏州。其行程蓋由慶州北循白馬川水（今揚西川一名東河，及其上流柔遠川）而上，四十里至延慶縣，在白馬川東岸。又二百三十里至洛源縣（約東經108度、北緯37度地區），州北一百六十里之懷安縣可能亦在道上。洛源又北一百二十里至洪門鎮（約今靖邊縣西南不遠），又北八十里亦至長澤縣，東北達夏州。蓋由慶州先循白馬川水河谷而北上，越洛水源頭地區，度入無定河上源（紅柳河）河谷而至夏州也。

通典一七三夏州朔方郡，「西南到安化郡五百九十里，」安化即慶州也。寰宇記三七夏州目，同。惟脫南字。

寰宇記三九宥州目，「南至洪門鎮八十里為界。」按此宥州治長澤縣，在夏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則夏州西南經長澤縣至洪門鎮二百里也。考新一三三張獻甫傳，

「貞元四年，代韓遊瓌領邠寧慶節度使，請復鹽州及洪門洛源鎮屯。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堯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是洛源、洪門兩鎮必當軍道要衝，當即南通慶州。故邠寧慶節度使以爲言也。檢元和志三慶州，洛源縣「東南至州二百七十五里。……因洛水所出爲名。」「洛水源出白於山，……在縣北三十里。」而寰宇記三三慶州，「廢洛源縣在州東北二百七十里。」觀國防研究院地圖，故縣在洛水源之南三十里，則正在慶陽之北，約北緯37度、東經108度地區。洪門鎮，紀要六二寧夏後衛目，云此鎮在衛東南。後衛即唐之鹽州也。地典，洪門鎮「在陝西靖邊縣南。」稍見不同。據上引寰宇記，洪門鎮在長澤縣南八十里，而縣在夏州西南一百二十里，約在今靖邊縣北，或西北，則地典似較準確。是此道當由慶州（今慶陽）北循白馬川（今揚西川）及其東源（今柔遠川）而上，經洛水源地，接入無定河上源（今紅柳河）至夏州也。程途所經，由慶州北行二百七十里至洛源縣，（約東經108度、北緯37度。）又一百二十里至洪門鎮（約今靖邊縣西南不遠），又北八十里至長澤縣，又東北一百二十里至夏州也。又檢元和志慶州目，延慶縣「南至州四十里，……武德六年，移豐州戶於此，仍分合水縣置白馬縣，以西臨白馬川水爲名，天寶元年改名延慶縣。」則此縣亦在道上無疑。由豐州移戶於此，亦足爲縣當北通靈州大道之一輔證。志又云，懷安縣「南至州一百六十里。」亦可能在此道上，但不能必。

夏州西北三百二十里至榆多勒城，當寇路要衝，天寶中置經略軍，並遷有州寄理於此，俾居中以總蕃部；後廢。元和九年復置新宥州。（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即鄂托克廟地區，約在東經108度稍東、北緯39度稍北。）又西北四百三十里至豐州治所九原縣。其地在西河之東一百三十五里，北河（今五加河即黃河故道）之南四十里（約在東經107度半稍東、北緯41度地區，今黃河北狼山縣、晏江縣間。），豐州西北八十里至黃河（黃河故道），河外爲西受降城（約今蠻會東北慶豐全地區）。豐州東北八十里渡河（黃河故道今五加河），又八十里至天德軍，（今烏蘭鄂博或稍西東地區，約東經108.5度稍東、北緯41.3度地區。）在黃河（故道）東五里，大同川（今流圖河？）西，牟那山（烏拉山）鉗耳鬣之北。元和八九年，於夏、宥、豐州至天德軍道復置廢館一十一所；或者由夏州經新宥至豐州置館八所，又由新宥州北至天德軍置館十一所，以通急驛也。夏州至豐州七百五十里，已見前。唐宋志書，不言此道經榆多勒城，即新宥州。

今考元和志四靈州目云：

「經略軍在夏州西北三百里。天寶中王忠嗣奏于榆多勒城置軍，今屬靈武節度。本屬夏州，南去靈武六百五十餘里。（以上寰宇記三六靈州目，同，惟作「西南去靈武六百五十餘里」，有「西」字，較正確。）元和九年於此城置新宥州。」

則榆多勒城、經略軍、新宥州即為一地，東南至夏州三百里，西南至靈州六百五十里也。通鑑二一八至德元年，「阿史那從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衆，聚於經略軍北，將寇朔方。」新二一〇藩鎮田季安傳附田緝傳，「始開元時置宥州，扼寇路。」此見其當寇路要衝也。

又元和志四新宥州目云：

「新宥州在夏州西北三百二十里，在廢宥州東北三百里，東南取夏州路至上都一千三百里，東至麟州六百里，西南至靈州六百五十里，北至天德軍六百里，（同書同卷天德軍目作「西南至新宥州六百里。」方向小異。）東北至中受降城五百六十里，南至鹽州六百里。本在鹽州北三百里，……開元十一年，康大賓叛亂，……遷其人於河南江淮諸州，二十六年遷其餘黨，遂於此置宥州，以寬宥為名也。……天寶中，宥州寄理經略軍，寶應已後，因循遂廢，由是昆夷屢來寇擾党項。元和八年冬，回鶻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宰相）李吉甫……因請自夏州至天德軍復置廢館一十一所，以通急驛，又請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部落。上悉從之。又上言曰……開元中……置宥州以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於經略軍，蓋以謂居中可以總統蕃部，北接天德，南據夏州。今經略軍遠礙〔隸〕靈武，通路乖越，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請置宥州理經略軍。至九年五月，詔復於經略軍城置宥州，仍為上州，……改隸夏綏銀觀察使，（自「天寶中宥州寄理經略軍」以下，至此，舊一四八李吉甫傳，同。）取慶城神策行營兵馬使鄭杲下兵士并家九千人以實經略軍。……又頃年，每有回鶻消息，常須經太原取駟路至闕下，及奏報到，已失事宜。今自新宥州北至天德置新館十一所，從天德取夏州乘傳奏事，四日餘便至京師。」

此段書舊新宥州建置經過甚詳，關係唐代河套地區交通者至巨。茲就新宥州之地



望及其在交通上之地位，分別論述之：

關於宥州，新宥州之地望。上引元和志新宥州目記之最詳。其與鹽州之距離，云南至鹽州六百里，在廢宥州東北三百里。又同書廢宥州條云，在鹽州東北三百里。是謂鹽州東北三百里至廢宥州，又東北三百里至新宥州，故新宥州在鹽州之北偏東六百里也。而通典一七三鹽州、宥州兩條皆云南北相距一百四十里。寰宇記三七，亦云鹽州北至宥州一百四十里。（此指廢宥州而言，當錄自舊籍者。）則鹽州東北至新宥州當為四百四十里也。又元和志四，鹽州「東北至經略軍四百里。」新宥州即置在經略軍，則與四百四十里相近，而與六百里之說頗異。按新宥州既東南至夏州僅三百二十里（大數三百），西南至靈州六百五十里，鹽州居夏靈之間，東西里距略相當，則新宥州西南至鹽州殊難有六百里之可能，故當以四百四十里之說較為可信，非六百里也。又其地北或東北去天德軍六百里，東去麟州六百里，勘合此諸里數，參以今日地理形勢，此城約當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鄂多克廟）地區，惟不能準確言之耳。<sup>8</sup>今觀地圖，則此新宥州正當夏州西北通豐州之直線上，新宥既為前期以來之軍城重地，則夏豐通道七百五十里必經此無疑。新宥州東南至夏州三百二十里，則西北至豐州當為四百三十里也。又據新宥州條，元和八年李吉甫請「自夏州至天德軍復置廢館一十一所，以通急驛。」又駐軍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部落。」下文則云，「自新宥州北至天德軍置新館一十一所。」則此次恢復之驛道，由夏州經新宥州北至天德軍也。檢唐會要六一館驛目，元和「九年四月，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亦即此事。又考李德裕條疏邊上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五）云：

<sup>8</sup> 一統志鄂爾多斯卷古蹟目，「舊宥州在右翼前旗西南，有新舊二州，俱唐置。」地望頗誤。統乘八古蹟考·「廢宥州在右翼中後二旗界。有新舊二州，俱唐置。……按舊說皆謂宥州在右翼前旗西南。但宥州治在長澤縣，長澤之胡落池在今杭錦旗（即右翼後旗）界內。元和志謂胡落池在長澤北五百里，又謂天德軍城西南至新宥州六百里，天德城乃在五加河北，西南六百里之近，仍不出杭錦、鄂托克二旗界，故不從舊說。」按作者既不知長澤為唐末之宥州，非所謂廢宥州、新宥州；又不知新宥州南至鹽州僅四百餘里，故擬廢宥州地望於右翼中後二旗界，不知其去夏州又太遠矣。尙有他說，參看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頁458—455。

「元和八年，……先臣（吉甫）奏請自夏州至天德復置廢館十一所，以通急驛。……臣等未知此路舊館今已廢毀？爲復猶有存者？望賜忠順詔，於此路量事再修舊館，以通天德奏事驛路。」

是唐末武宗時可能仍復修此驛道也。

新宥州當夏州通天德驛道，固無疑。而舊憲宗紀下云；

「（元和）八年……十一月……丙寅，以鹽州隸夏州。自夏州至豐州初置八驛。」

此云自夏州至豐州置八驛，與元和志及唐會要所記，所至既異，驛數亦不同。當非譌誤。按元和八年此道恢復舊館驛事本爲回鶻至西城柳谷而發，西城即在豐州河外，去州八十里。檢元和志四天德軍條，乾元以後，天德軍理所移在西受降城。元和八年春，黃河泛溢，壞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請加修築，而宰相李吉甫請復軍於西城正東微南一百八十里之天德舊城。即上文「復置廢館十一所」所至之天德軍也。然據通鑑二三九元和八年紀，徙軍天德事在七月。十月乃有回鶻軍至西城柳谷之事，因而引起復置舊館以利交通。然七月徙城時，朝廷本有兩派，一派爲李絳、盧垣主修復西城，即仍將防禦中心置於豐州西北西受降城一帶。一派則爲李吉甫，主張徙城天德故城也。復置廢館以利套北交通之舉措，既爲十一月回鶻南至西城一事觸發，當時吉甫既一貫主張以天德軍爲重，自夏州修復廢館十一所以達天德，恐亦不能不兼顧西城，且調和另一派之意見。

又按前引元和志四天德軍目，「西南取（衍取字）渡河至豐州一百六十里。」  
「西南至新宥州六百里。」新宥州目亦云「北至天德軍六百里。」前論新宥州在豐州之南微東四百三十里，加豐州東北至天德軍一百六十里，得五百九十里，正與天德西南至新宥州六百里之方向里數均合，則此云「西南至新宥州六百里。」實中經豐州也。然則所謂由夏州復置廢館十一所至天德軍者，不但經新宥州，且亦經豐州也。蓋夏州至豐州復置廢館八所，豐州東北至天德則置三所，共十一所耳。然元和志及其他諸書雖皆云，自夏州至天德軍復置廢館十一所，但元和志同一條中又云：「自新宥州北至天德置新館十一所。」則此十一驛又未必自夏州算起。或者由夏州經新宥州至豐州置八驛，由新宥州至天德軍另置十一驛歟？疑莫能明也。若新宥至天德置十一驛爲是，則即恢復下文引新志所記之驛道耳。

天德軍之地望里距詳下條。至於豐州、西受降城之地望，已詳拙作長安通靈州道及靈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茲不贅。

又考新唐書地理志卷末錄賈耽所記邊州入四夷七道，其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云：「夏州北渡烏水（州北約三十里，今那令河）經賀麟澤、枝利干澤，過沙次內，橫剗沃野泊、長澤、白城（在契吾山，一名契吾城，）百二十里至可朱渾水源；又經故陽城澤橫剗北門，突乾利泊，石子嶺，百餘里至阿顏泉；又經大非苦鹽池六十六里至賀蘭驛；又經庫也干泊，彌鷓泊，榆祿渾泊，百餘里至地顏澤；又經步拙泉故城八十八里，渡烏那水；經胡洛鹽池（今阿善廟東南之大鹽海子）、乾伏干泉，四十八里度庫結沙，一曰普納沙；二十八里過橫水，五十九里至十賁故城（即漢朔方城，今黃河北岸），又十里至寧遠鎮；又涉屯〔木？〕根水五十里至安樂戍，戍在河（今五加河）西壩。其東壩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故永濟〔清〕柵也。北經大泊十七里至金河，又經故後魏沃野鎮城。」又東北轉東南共凡九百二十餘里以上至古雲中城。按古大同城即天德故城，在永清柵東北三四里，亦即元和間徙復之天德軍所在。元和志之天德軍「西取寧遠鎮，故落鹽池，經夏州，至上都一千八百里」者，蓋此道也，貞元以前曾置驛。此道不經豐州，但當經榆多勒城、新宥州，惟其時城已廢而州尚未置耳。元和八九年由夏州經新宥州至天德軍復置館驛，蓋即恢復此驛道也。

元和志四天德軍目，「舊理在西受降城，權置軍馬於永清柵。元和九年，詔移理舊城。」下又詳之云：

「天寶八載，張齊丘又於可敦城置橫塞軍……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川西築城置軍，元宗賜名曰大〔天〕安軍。十四年築城功畢，移大〔天〕安軍理焉。乾元後改爲天德軍，緣居人較少，遂西南移三里（寰宇記三九作四里），權居永清柵，其理所又移在西受降城，……元和八年春，黃河泛溢，城南面毀壞……（宰相）李吉甫密陳便宜曰……天德舊城在西城正東微南一百八十里，其處見有兩城，今之永清柵即隋氏大同舊城理，去本地約三里已下，城甚牢小。今隨事宜置，仍存天德軍額。北城周迴一十二里，高四丈，下闊一丈七尺，天寶十二載安思順所置。其城居大同川中，當北戎大路，南接牟那山鉗耳髯，……。本築此城，擬爲朔方根本，……尋屬祿山有事，……爲賊將宋星星所破，縱火焚燒，遂移天德軍永清柵，別置理所於西城。……今若於天德舊

城隨事增飭，因有移換，……自爲雄鎮。……詔從之。」<sup>9</sup>

是唐之永清柵即隋之大同城，其城甚小，而天寶時代所築之天安軍城後改爲天德軍城者，則在永清柵東北三四里大同川西，其城甚大。新書地理志，謂黃河東墻「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故永清柵也」者，此「古大同城」實即天寶所築之大城，而「今大同城」又即隋氏之大同城矣。惟柵名，一作「清」，一作「濟」。通鑑二三九元和八年紀，胡注：「乾元後，徙天德軍於永清柵。宋白續通典作永清柵。」按寰宇記亦作永清柵。考舊一二〇郭子儀傳，「十三載移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於永清柵北，築城，仍改橫塞衛（百衲本無衛字，是）爲天德軍。」新一三七，亦作永清。又通鑑二一六天寶十一載，「九月阿布思入寇，圍永清柵。」舊一三四渾瑊傳，「大破阿思布部，又與諸軍城永清柵、天安軍（後改名天德）。」則作「清」爲正，「濟」乃「清」之形譌。又舊一五二李景略傳，爲豐州刺史兼充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鑿咸應、永清二渠」。蓋其一渠在此天德軍永清柵也。又元和志此段述天德軍城地位甚詳，在大同川西，黃河之東墻，牟那山鉗耳鬣之北。元和志又述天德軍八到云：「西南取〔衍〕渡河至豐州一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一百八十里」，「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受降城條云「正東微南至天德軍一百八十里」。又據元和志同卷天德軍及中西東三受降城目之八到條，天德軍在豐州東北一百六十里黃河外，西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黃河外，西城正東微南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又東南二百里至中受降城，又東三百里至東受降城。寰宇記三九天德軍目，略同，又云：「西至黃河五里。」按西城北當高關道口，南臨黃河北流折東流處，高關形勢亦特殊，另文擬西城在今蠻會地區，應不甚遠。東城當黃河東流折南流處之河外，約今民生渠北岸，東經111度稍西地區。中城亦當北出大道，就里距形勢配合，應在今包頭之西昆都崙河入黃河口以西，烏拉特前旗東，東經109度稍東地區，此亦無可疑者。然則天德軍城當在今烏蘭鄂博或稍東地區，略可知矣。綏乘以爲牛頭朝那山即今烏拉山，約略近之，蓋鉗耳鬣又牟那山之北阜耳。大同川則今日甚難擬定矣，或者即流圖河歟？

<sup>9</sup> 參看寰宇記三九天德軍目，可互勘。通鑑二三一貞觀元年紀，胡注引宋白曰：「永清柵，其城即隋大同城之故墟。」即據抄寰宇記文字。

新唐志此段行程，所見地名甚多，尙有其他史料可參證者條列如次：

烏水 新志夏州朔方縣，「貞觀七年開延化渠引烏水入庫狄澤，溉田二百頃。」通鑑二二五，大曆十年，「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皆當即此烏水。元和志四夏州朔方縣，「烏水出縣黑澗，東注奢延水，本名黑水，避周太祖諱改名烏水。」前考夏州城即古統萬城，在朔水之北，黑水之南。朔水即奢延水，亦即今之無定河，何炳勳調查報告，以爲黑水當即今之淖泥河。何氏云此水在白土城北數十里。考通鑑一二〇宋元嘉三年，魏襲統萬，「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是統萬正在黑水南三十餘里，非北臨黑水也。更足補證何氏之說。檢今圖當爲那泥河。

白城 元和志夏州朔方縣，「故白城一名契吾城，在縣北一百二十五里契吳山，赫連中因山所築。勃勃嘗所歎美，故其子因立此城，以立勃勃之廟。」方位里距正與新志之白城相當。元和志又云，「勃勃墓在縣西二十五里，隋置白城鎮，後廢。」若此方位里數不誤，則另一地也。而寰宇記三七以爲一地，同條書之，疑誤歟？

石子嶺 通鑑一〇四晉孝武太元元年，苻秦伐代，代王什翼健使劉庫仁禦之，「與秦兵戰於石子嶺，庫仁大敗。」後秦兵又由君子津至雲中。即此石子嶺也。胡洛鹽池及寧遠鎮 元和志四夏州長澤縣，「胡洛鹽池在縣北五百里，周回三十里，亦謂之獨樂池，聲相近也。漢有鹽官。」寰宇記三九，作「縣北五十里」。觀新志由夏州北行之累積里數，至胡洛池以南之烏那水已是四百七十里以上，且其中有兩「百餘里」之數，則至胡洛池當在五百里以上；寰宇記「十」爲「百」之譌無疑。又元和志同卷天德軍目，「西取寧遠鎮、故落鹽池，經夏州至上都一千八百里。」，「故落」亦即「胡洛」也。又同經寧遠鎮，故知此條所述之道亦即新志所記之道也。新五四食貨志，「唐有鹽池十八，……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周回三十里，產鹽量又巨，是必一大鹽池。考水經注三河水注云：

「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即此城也。……案地理志云，金連鹽澤、青鹽澤並在縣南矣。又案魏土地記曰，縣有大鹽池，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

新唐志戎鹽，入藥分，漢置典鹽，池去平城宮千二百里，在新秦之中。」此亦一大有名之鹽池無疑，在漢朔方郡縣之南。漢朔方城即唐之十賁故城，詳下文。今新志所記，胡洛鹽池正在此城之南，其為一地亦無疑。檢一統志鄂爾多斯卷山川目，「鍋底池在右翼後旗西九十里，周圍二十餘里，產鹽，兔河、赤沙河二水注入其中，即漢時朔方縣鹽澤，唐時名胡洛鹽池者也。今土人名喀喇莽奈腦兒……即……喀喇莽奈大鹽池也。」此即今圖鄂爾多斯右翼後旗（杭錦旗）西北、阿善廟東南之大鹽海子。今按新志所記，夏州北行約五百里至胡洛鹽池，又約二百里至安樂戍，渡河為天德軍。池在夏州北約五百里，則在新宥北約二百里，前考夏州在今白城子，新宥州在今鄂克廟地區，天德軍在烏蘭鄂博地區，則此胡洛鹽池，非今阿善廟東南之大鹽海子莫屬，一統志之說極正確。地在北緯40度稍北，東經108.2度地區。

橫水 此橫水無考。通鑑二〇二開耀元年，曹懷舜將前軍擊突厥，「留老弱於匭蘆泊，帥輕銳倍道進至黑沙，無所見，……乃引兵還，……至長城北遇溫博，小戰各引去。至橫水，遇伏念……且戰且行，……軍遂大敗。」胡注：「黑沙城，後突厥默啜以為南庭。」「橫水去金河一百四十許里。」按元和志四東受降城目八到條，「北至黑沙磧口七百里。」此標目「東受降城」乃「單于都護府」之誤。寰宇記三八，標目作「振武軍」，亦正確，北至同。（然一本作「七十里」則誤百為十。）又按單于都護府振武軍治金河縣，又勝州治榆林縣有「金河泊在縣東北二十里，周迴十里。」則此橫水當在今歸綏地區，非此新志所記之橫水也。

十賁故城 史記一一一衛青傳，青校尉蘇建築朔方城。正義：「括地志，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元和志四夏州朔方縣有「什賁故城，在縣理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也。」下文約取水經注及括地志述之，云「在理北」似在唐朔方縣治所之北不遠。此固誤，但可知什賁故城即漢朔方城。則朔方故城在今大鹽海子之北約一百三十餘里，北去黃河故道（今五加河）約六十里也。觀地圖，正當在今黃河南北岸，東經108.5度地區。

屯根水 據上文推求，屯根水當在今黃河與黃河故道之間。然史籍中別無可考。惟此一地區有木根山，則屢見通鑑。如卷一〇一，晉哀帝興寧三年，「匈奴右賢王曹、左賢王劉皆叛秦。秦帥衆二萬寇杏城，秦王堅自將……破之，……

建節將軍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九月，堅如朔方，巡撫諸胡。」胡注：「木根山在朔方。」卷一〇七，晉孝武太元十六年，劉衛辰遣子直力鞬攻魏南部。魏王珪「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父子出走。……將軍伊謂禽直力鞬於木根山。」胡注：「木根山在五原河西。」卷一九一，武德七年，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擊突厥。胡注：「大木根山在雲中河之西，拓拔氏之先所居也。」又卷九三，晉明帝太寧二年，「代王賀傳始親國政，……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胡注：「河西有木根山，在五原東北，此木根山在河東，故曰東木根山。」據此，木根山在五原河之西，河東有東木根山，蓋即大木根山也。此所謂「河」當指今五加河（黃河故道）東流折南流後之一段而言，則河西之木根山正即新志所記之屯根水地區，疑「屯根」為「木根」之形譌歟？

安樂戍 新志，豐州中受降城「北有安樂戍」蓋謂中城西北也，與上條稱在河之西壙合。<sup>10</sup>

沃野鎮故城 據新志此條，沃野鎮城當在天德軍北二十里以上，一百里以下。檢元和志四天德軍目，「沃野故城在軍城北六十里，即後魏時六鎮從西第一鎮也。」與新志略合。又據字囊記四九雲州雲中縣目引入塞圖，沃野鎮西北至高關二百五十里，東南至五原亦二百五十里，又五百里至雲中<sup>11</sup>。亦與新志及元和志相吻合，並可為前考天德軍地望之輔證。

由西受降城北出高闕（今筆架山、狼山口地帶）三百里至磧口鶻鶻泉（約今烏尼烏蘇至烏拉海地區），又由天德軍西北三百里至磧口木刺山可敦城（約今烏拉特中旗、海流圖地區），又西蓋二百里亦至鶻鶻泉，則西北通回紇牙帳（今西庫倫 Erdenitso 北之 Khara Balgasun）之道口也。

此詳唐代長安靈州道及靈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五卷第一期）及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待刊），茲不復論。

1972年7月29日初稿，9月6日增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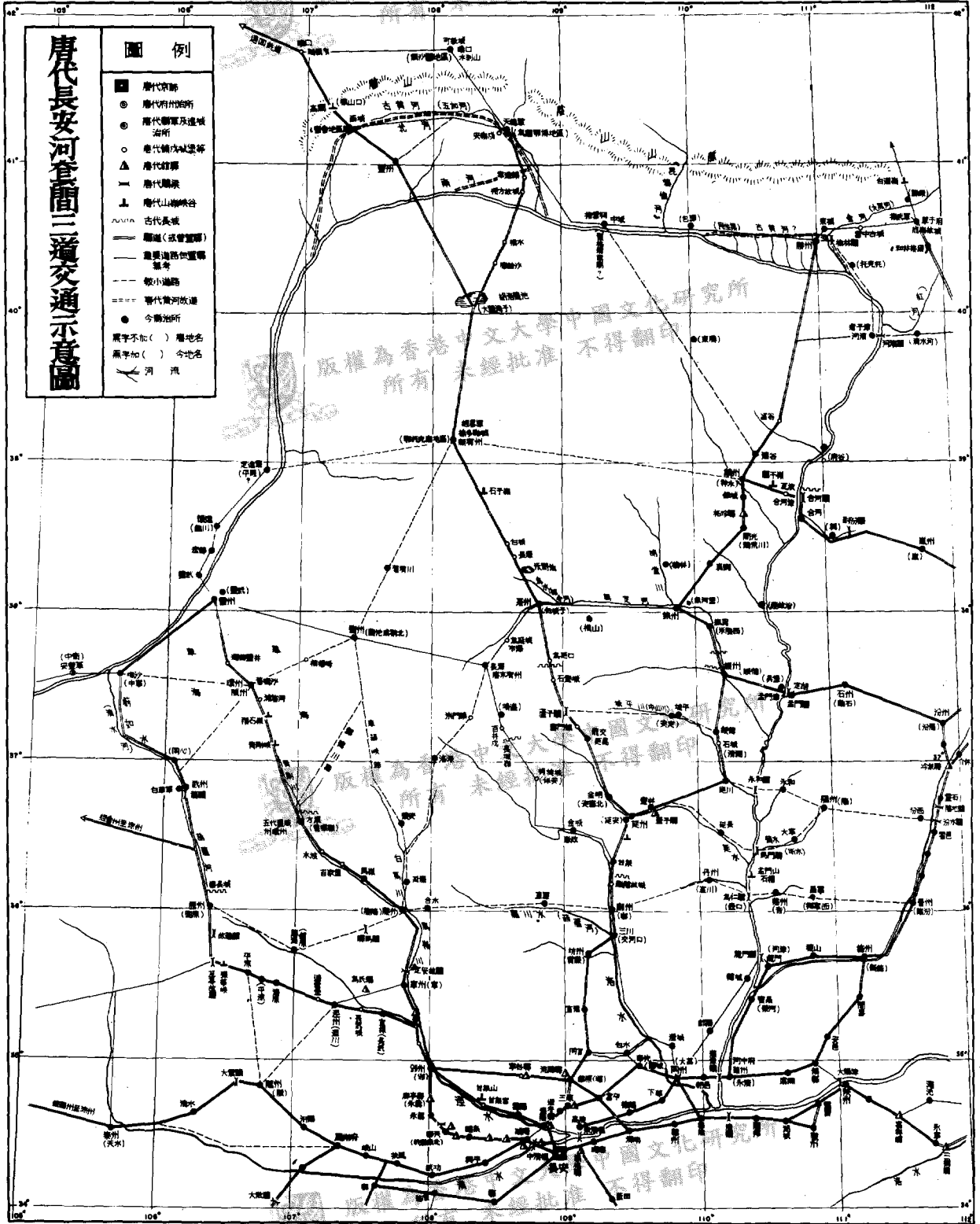
<sup>10</sup> 中受降城此條，先述天德軍，接云「北有安樂戍」，似在軍之北者。其實就新志書事體例言，謂在中城之北（實際為西北），非謂軍之北也。

<sup>11</sup> 詳拙作北魏軍鎮制度考沃野鎮條，刊史語所集刊第34本（故院長胡適先生紀念論文集）上冊。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唐代長安河套間三道交通示意圖

- 圖例**
- 唐代新縣
  - 唐代府州治所
  - 唐代縣署及邊城治所
  - 唐代鎮內城治所
  - ▲ 唐代驛驛
  - ▲ 唐代驛乘
  - ▲ 唐代山嶺峽谷
  - 古代長城
  - 關道(或會盟道)
  - 重要道路(或官道)
  - 一般小道路
  - 唐代黃河故道
  - 今縣治所
  - 黑字不加( ) 舊地名
  - 黑字加( ) 今地名
  - 河流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The Post Road Leading from Ch'ang-an Northward to Feng-chou, T'ien-te-chün in the T'ang Period

(A Summary)



The strong enemy of the T'ang empire in the north was the T'u-chüeh (突厥) in the earlier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Uighurs (回紇) rose up instead of the T'u-chüeh. Because the defensive line in the north of the empire was the Ordos bend of the Yellow River (河套), the T'ang government constructed six military cities in the outer side of the River, among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as well as the most northern one was the city of T'ien-te-chün (天德軍), situated at the present Ulan Obo (烏蘭鄂博) district with the longitude 108.5° E and the latitude 41.3° N. In the inner side of the Yellow River there were three *chou* (州) to supply these six military cities in the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Feng-chou (豐州), which site was 41° N and between 107.5° E and 108° E (in the north of the present channel of the Yellow River), about 180 *li* (里) from T'ien-te-chün, was the central one of these three *chou*. There were three post roads leading from Ch'ang-an (長安) northward to the district of the Ordos bend of the Yellow River to connect the imperial capital and the northern frontier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cations and military liaisons. The central road began at Ch'ang-an, led northward, passed Fang-chou (坊州), Fu-chou (鄜州), Yen-chou (延州, now Yen-an Hsien 延安縣), crossed over the mountain ranges of Heng-shan (橫山), passed Hsia-chou (夏州, the present Po-ch'eng-tzu 白城子, 100 *li* west of the present Heng-shan-hsien 橫山縣), crossed the Ordos desert, and reached Feng-chou and T'ien-te-chün. This road was the shorte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among these three post roads connecting Ch'ang-an and the district of Ordos bend of the Yellow River; it ran for about 1800 *li*. It took not more than five days for the express post to go to the capital from the northern frontier by riding on this road.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the details of this road.

